

【青春】年少自轻狂



刘颖余

最近有公司出了一套青春版《红楼梦》，很是夺眼球，也引起不小争议。该书的编辑团队三年前就出版过自称“史上最佳版”《小王子》，这次，他们的宣传口气依然很大，号称“225年来最优质版本”，因此引发众怒，是可以想见的。

当下这样一个时代，热度即争议。一本书出版后，悄无声息，才是悲剧，有争议，那是出版者求之不得的。当年的《小王子》引发了一场针对图书的“一星运动”，但时至今日，该版本的《小王子》已成为京东网销量最高的《小王子》译本。

青春版《红楼梦》显然像《小王子》一样，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营销。粉色封面、便携皮套、小开本、瑞典轻型纸，还有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主题曲、阅读陪伴APP，以及“可以一起拍照”、“可以变成很多人在地铁、床头、浴缸里阅读的东西，变成现代城市里的流行品”……噱头很丰富，价钱很可观(6本一共129元钱，电商没有任何折扣)，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把沉重的经典阅读变得更时尚，更贴近年轻人，让他们的青春里拥有《红楼梦》。

我早已不是年轻人，对这些包装和噱头只是看看而已，一笑而过。我不上心动，也谈不上讨厌，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书中的各种批注，以及“回前言”“回后评”等，这是人文版的《红楼梦》里没有的，比如第22回一段批语，“贾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宝玉是多事所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庄》笔而来，盖余亦偏矣，可笑。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识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奸性所误，皆不能跳出史实之外，悲亦甚矣。”写得洋洋洒洒，说尽红楼群芳，是否那么贴切准确，自是见仁见智，但至少是让人有所会心，这样跨越时空的评论何尝不是出版者所谓的“阅读陪伴”之一种呢？

站在一个《红楼梦》爱好者立场，所谓的青春版与其说和青春有关，倒不如说和时代有关。这是一个快速阅读的时代，一个喜欢把事物进行缩减和切割的时代，因此，大部头才需要变成小开本，这样它至少不会显得太沉重；这也只是一个“人人都是评论家”，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因此，青春版经典除了原著还需要批注；这还是一个连阅读都要抱团取暖的时代，因此才需要“阅读陪伴”云云。青春版《红楼梦》迎合了所有的这些时代要素，因此，它才显得那么硬气(电商不打折)和轻狂(自称225年来最优版本)。

硬气和轻狂，在老派人看来，都不太好，但必须承认，对经典名著进行分层普及，对传统文化进行市场化运作是好的。有人说，“《红楼梦》可以自己挑选读者，而不是被读者挑选”，自是精当之论，但如果一本不太可能会流行的经典，经过改变模样后流行起来，终归不是一件坏事。拿《红楼梦》附庸风雅，总比拿韩剧装时髦更可爱些吧。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青春版《红楼梦》一好百好，但它至少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好不好，是否225年来最佳，都不是哪个人说了算，甚至也不是市场说了算。以个人的阅读体验看，青春版《红楼梦》用心良苦，但细节的打磨仍有许多不足；比如所送皮套两片之间压得太紧，合书的时候，容易卡住；比如批注的来源没有说明，严谨性稍显不足；还有第80回的标题居然付之阙如；“阅读陪伴”APP，笔者试图两次下载，也都无响应。这些疏漏虽小，但却很容易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殊为遗憾。

让《红楼梦》一书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品，显然近乎奢望，也似乎并不必要(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已经过了时间的冲刷和考验)。但尝试让经典更流行的努力，依然值得尊重。这和敬畏经典并无矛盾。譬如这本粉红色的青春版《红楼梦》，你喜欢就买，不喜欢就不买，于经典本身毫发无损，它只是让喜欢《红楼梦》或对它感兴趣的人多了一种选择而已。我们还是先别那么激愤。

一周书情

描绘棕色世界 讲述图书历史

邓崎凡

《黑旗》

[美]乔比·沃里克 著 钟鹏翔 译
中信出版社

这是一部图书发展史，以图书为切入点，以时间为轴，将历史上的100本最有代表性的书按年代编排，讲述图书发展史，讲述人类文明史，展现了人类5000年来探索思想沟通和知识的历程。100本源自世界各地的书，这些书或因其内容和影响力，或因其代表了图书制作史的某一里程碑而收录于这本书中。每本书放在历史长河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与当时的文明和历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书中配有300余幅经典插图，从可视化角度阐释了书籍的历史，其中更有难得一见的善本，让读者对提到的图书有直观概念，而不仅仅停留在想象阶段，扩展了读者对图书的理解的广度与深度。

《棕色的世界》

[英]格林·狄龙 著/绘 来兹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极简图书史》

[英]罗德里克·卡夫/[英]萨拉·阿亚德 著
戚昕/潘肖蔷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译者将这本书奉为图像小说前5名，但读者认为，怎么赞誉本书都不为过。它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奈绪·布朗患有强迫症，但不是人们开玩笑时常提到的那种经常洗手的洁癖症。她长期受到一种病态的暴力冲动困扰，不过这种冲动仅止于她自己的想象。奈绪的生活忙碌嘈杂。她一边在“文艺”手办玩具店打零工，一边努力成为插画家，而且还在追求着爱情的秘密，寻找着完美的爱情。然而在遇到梦想中的男人之后，她发现梦想竟是如此诡谲。奈绪经常进行冥想修行，想以此获得内心的平静，敞开心扉。通过修行，她渐渐明白事情并不总是黑白分明。大多时候它们更可能是——棕色的。

图画书20年： 原创力量从发芽到茁壮

行间

图画书是舶来品。通过勾勒现代意义的图画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的诞生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观念的兴起有着必然的渊源。图画书与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一样，都是现代观念的结果。这个在西方已经存在了100多年的图书品种，最初叩响中国内地之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回看过往的20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同时，本土原创力量也在崛起。

抢夺“最后一块蛋糕”

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图画书非常弱小，出版界对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读者对如何阅读图画书也尚待启蒙。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图画书还仅仅是专业圈子里的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社会层面的大规模认知启蒙尚未开始。

中国大陆对图画书的认知是从引进国外优秀图画书开始的。2000年到2005年，《奥斯卡影子剧院》《小老鼠无字书》《爱心树》《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等经典图画书出现在图书市场上。2005年初，台湾信谊基金会进军大陆市场，相继推出了《鳄鱼怕怕牙医怕怕》《猜猜我有多爱你》《爷爷一定有办法》等一系列世界优秀图画书。图画书开始吸引大众的目光，被媒体称为图画书出版的“最后一块蛋糕”。原创图画书在那个时候开始起步。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图画书创作、出版、推广明显升温，图画书逐渐完成了它在中国内地的认知旅程，作为少儿读物中的一个品种固定下来，现在已经成为少儿出版的标配。

引进版图画书曾风靡一时

2008年在出版业界有些人还在讨论“图画书”到底叫图画书还是绘本的时候，第一届原创图画书论坛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与会者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儿童文学的渐热，图画书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在国内图画书市场几乎大多数都是引进版之时，大家第一次集体发出呼唤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与出版的声音。当时的图画书市场，引

进图画书和国内原创的比例严重失衡。

对于国内出版社而言，引进图画书是现成的，只需通过版权贸易，很快就可以制作推出，运作周期较短。而原创图画书，需要从寻找故事的种子开始做起，有了脚本还得慢慢打磨，然后再去约画稿，这个周期相对较长。

在营销方面，出版社也愿意把更多财力和精力放在进口图画书上，因为进口图画书的市场更有保障，而本土原创的图画书做起来较难。长期以来，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做原创，认为吃力不讨好。2008年后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原创图画书的质量还是良莠不齐，尤其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出版社对国内外的图画书资源争夺非常激烈。这种过度关注给市场带来一些不健康因素，甚至在世界最大的童书展——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上，几乎所有国外有名的图画书都被国内出版社抢购，有些甚至刚有草图就被买走。图画书版权费用也随着水涨船高，以致有相当一段时间，市场上的图画书大部分都是引进版精装本，价格昂贵。

原创图画书日渐成熟壮大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原创图画书的重要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我国图画书创作队伍日渐成熟和壮大，一批著名的作家、画家、评论家、教授开始图画书创作，还涌现出大批初出茅庐的新人们。

高洪波、金波、曹文轩、秦文君、彭懿、梅子涵等一大批儿童文学界“大腕作家”开始为图画书创作文本，并有很多的画家进入图画书创作的领域，不仅有著名画家蔡皋、朱成梁等；一批充满锐气的中青年作家和画家，如黑昧、刘洵、九儿等也是出手不凡；还有大批初出茅庐的新人们。一些中国原创图画书获得国际奖项已引起国际同行关注，如朱成梁的《团圆》被《纽约时报》列入“世界儿童图画书榜单”，郁蓉的《云朵一样的八哥》、黑昧的《辫子》先后获得布拉斯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

近年来，众多童书出版领域的编辑们开始在图画书上深入思考发力。在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上就靠图画书《小豆兜幼儿情感启蒙故事》获得图书奖的资深图画书编辑明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刘蕾表示，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多方合力而成的：作家、画家、编辑(统筹编辑+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缺一不可。

编辑是三方构架中不可缺少的一方，是与作家、画家平齐的一个方面。做原创图画书不仅要耐得住性子，还需要天真的情怀、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世界一流图画书作者很多是文图一人或者关系十分亲密的人，目前国内比较缺乏图文一体的优秀作者，绝大多数时候是作者和绘者共同完成的。所以，好编辑的存在就显得特别重要。图画书编辑要有清晰的理念、大的胸怀和高明的沟通技巧，既要尊重作者的艺术个性，又不能盲从。好书自己会说话，是做书的专业性、做事的专注度，是作者愿意交付书稿画稿的信赖，是书成为好书的保证。

最好的时期已经到来

2016年11月首届图画书时代奖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资深少儿出版人海飞在颁奖典礼上表示，中国图画书进入了另一个历史最好时期，原创图画书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观点是被业内广泛认可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图画书研究学者陈晖表示，出版界在积极引进国外经典图画书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本土原创。教育界和学界的工作者们，着力创建本土图画书理论研究体系，对本土原创图画书积极建言献策。图画书创作新人新作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包括民营出版机构在内的许多出版单位，通过创建国际国内合作模式，连接作家与画家，培育创作团队及培训编辑，组织作品研讨，全方位支持图画书创作，还以举办展览、对外输出版权等多种方式向国内外推选优秀原创图画书作品。依靠众多出版方的努力，中国原创图画书的事业与产业都将得到全面的推动与提升。他同时认为，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是本土原创图画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中国孩子的现实生活、生存状态，他们的理想、愿望及情感诉求，他们所传递出的中国当下兼具传统而现代的精神与气韵、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与文明发展进程，是原创图画书最应该表现与表达的。

“把最好的美术精品献给儿童，献给儿童图画书，这正是中国原创图画书最该发力之处”，著名评论家刘绪源如是说。

《塘约道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力量”

黎的塘约村，更不会有“塘约故事”。

一个优秀作家的笔下功夫，不仅仅体现在善于写“大事”，还表现为能够反映时代、把握“大势”，借“事”说“势”，推进时代的进程。

在当下的农村脱贫攻坚、土地改革等大背景下，塘约村的乡村治理与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旗帜与样本的意义，是一块难得的“他山之石”。作者用小切口切入，解剖一个小乡村脱贫的希望与路径，为读者呈现了中国新农村的形象，可谓是抓住了“大问题”。

近些年，关注三农，聚焦“乡土中国”的书籍越来越多，有抒发乡愁的，也有“愁乡”的、林林总总。相对而言，多数还是以批判的视角、忧虑的情感对乡土社会、乡村境况进行“事实呈现”，基调上大多是沉重、哀伤的土黄色，作品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

在近几年的乡土写作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张柠教授所著的《土地的黄昏》一书，对于农耕文明与乡土中国是饱含缅怀与哀

叹的，其他人，如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贾平凹的《极花》、江子的《田园将芜》等著作里的“乡村叙事”也是给人一种沉重之感。因为它们合力建构了一个支离破碎、满目疮痍、停滞不前的中国农村图景。那么，中国农村客观上全都是这副面貌么？黎明和“亮色”有没有，在哪里？

值得欣慰的是，《塘约道路》这本书讲述了“春天的故事”，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乡村故事”，也是充满正能量，有筋骨、有温度的“中国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力量”的一种文学表达。

左文学曾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最好。”把村庄“重新组织起来”靠什么？靠的是“党建火车头”“群众红管家”“村民自治红九条”“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等等。塘约村之所以能够实现华丽转身，关键的一点就是明白“基层党建也是生产力”，走群众路线，

并以党建为抓手，干群齐心协力一举拔掉了“穷根”。

《塘约道路》启示我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力量”不容忽视，中国农村的希望在“塘约”们，在万村千乡。而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扎根人民、深入基层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形象也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故事。

2016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启动网络投票

本报讯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本报等中央部分主要媒体和网站参与的2016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12月20日进入网络投票环节。

自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1月15日，广大读者可登录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中国全民阅读网、书香中国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中国图书出版网、京东网、当当网以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手机阅读平台浏览候选图书信息并进行网络投票。读者也可通过“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公众号进行投票。为保证投票的公平性，每个IP每日限投一次票。

此次进入候选的100种图书是在中央媒体推荐、全国出版社自愿的基础上，参考市场发行量及相关专家意见后产生，包括文化类20种、文学类30种、生活与科普类20种、少儿类30种。本次推荐活动将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2016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文化类10种、文学类15种、生活与科普类10种、少儿类15种)，并于春节前向社会公布。

(苏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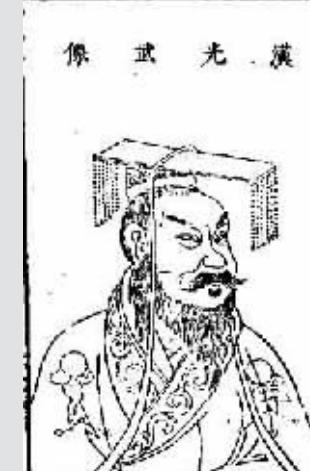
泉州“职工书屋”建设卓有成效

本报讯 目前，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福建泉州市总工会有关领导为获得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的泉州北渠管理处授牌。

据了解，2015年以来该市把“职工书屋”建设重点放在企业和职工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社区(村)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在全市培育100家市级“职工书屋”，并在此基础上推荐申报一批全国、省级“职工书屋”，形成广泛覆盖职工群众、阅读条件比较完备的读书设施网络。

(傅成 彭育平)

这张大众脸，可是出自明朝人之手



这些有着微小差异的人物画像出自一部明代著作——《三才图会》。

作为一部百科式的图录类书，《三才图会》可谓广搜博采。内容上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物、精而礼乐经史，粗而宫室舟车，幻而神仙鬼怪，远而卉服鸟章，重而珍奇玩好，细而飞潜动植，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予以呈现。

明人顾秉谦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称赞道：“方今人事梨枣富可汗牛，而未有如此书之创见者也。”在顾秉谦看来，当时各种著作汗牛充栋，唯独此书独具创见。顾氏之言虽不溢美，却也无妄之处。因为此书是当时少有的图文兼备的著作，书中对明代官室、器用、服装等方面记载，为后世了解相关制度提供了大量资料。

该书以“三才”命名，亦可谓匠心独具。所谓“三才”，乃天、地、人。其说出自《周易》。《三才经》中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才图会》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由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合纂而成。据顾秉谦

点墨·典画

第31期